《印度之佛教》第十章、南北朝時代之佛教

補充資料

第1項（註腳4）

《印度之佛教》（p.169）：「自南北獨立、並立以至統一，凡五世紀之久，可稱為南北朝時代」：

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〈第二章 第三節 部派思想泛〉（pp.57-59）：

大眾部（Mahāsāṃghika）在東方，以毘舍離（Vaiśālī），央伽（Aṅga）一帶為重鎮；上座部（Sthavira）在西方，以拘睒彌（Kauśāmbī），摩偷羅（Mathurā）為中心，形成東西二派。大眾部向東傳布而入南方，是經烏荼（Uḍra），迦陵伽（Kaliṅga）而到達案達羅（Andhra），即今Godāvarī河與Krishnā河流域（主要的大乘思想，都由這一帶傳出）。西方上座部中，有自拘睒彌等南下，經優禪尼（Ujjayainī）而到達阿槃提（Avanti），成為（上座）分別說部（Vibhajyavādin）。阿育王（Aśoka）時，分別說部中，有分化到楞伽島（Laṅkādīpa）的，成為赤銅鍱部（Tāmraśāṭīya）。留在印度的，與南方大眾部系的化區相啣接，所以再分化出的化地部（Mahīśāsaka），法藏部（Dharmaguptaka），飲光部（Kāśyapīya），思想都接近大眾部。如《異部宗輪論》說：法藏部「餘義多同大眾部執」；飲光部「餘義多同法藏部執」。化地等三部，後來也流化到北方。自摩偷羅而向北發展的，到達犍陀羅（Gandhāra），罽賓（Kaśmīra）地區的，是說一切有部（Sarvāstivādin）。由拘睒彌、摩偷羅而向東西發展的，是犢子（Vātsīputrīya）系的正量部（Saṃmatīya）。地區不同，民族也不同。阿育王以後，南方案達羅民族日見強大，西元二八年，竟滅亡了中印度的摩竭陀（Magadha）王朝。在北方，有稱為臾那（Yavana）的希臘人，稱為波羅婆（Pahlava）的波斯人，還有塞迦（Saka）人，一波一波的侵入西北，直逼中印度。外來民族，雖也漸漸的信受佛法，但在兵荒馬亂中，不免有「破壞僧坊塔寺，殺諸道人」[比丘]的事件，所以被稱為「三惡王」。其中塞迦族，傳說為就是釋迦（Śākya）遺族，所以非常信仰佛法。烏仗那（Udyāna）一帶的佛教，對未來有深遠的影響。在佛法的分化中，孔雀（Maurya）王朝於西元前一八四年，為權臣弗沙密多羅（Puṣyamitra）所篡滅，改建熏伽（Śuṅga）王朝。那時，旁遮普（Panjāb）一帶，希臘的彌蘭陀（Milinda）王的軍隊，南侵直達中印度，虧得弗沙密多羅逐退希臘部隊，也就因而篡立。弗沙蜜多羅恢復婆羅門教在政治上的地位，舉行馬祭；不滿佛教的和平精神，及寺塔莊嚴，而採取排佛運動。從中印度到北方，毀壞寺塔，迫害僧眾，如《阿育王傳》，《舍利弗問經》等說。經歷這一次「法難」，中印度佛法衰落了，佛法的重心，轉移到南方與北方。南方與北方的佛法，在動亂中成長；佛教的「末法」思想，偏重信仰的佛教，由此而興盛起來。

第2項（註腳12）

《印度之佛教》（p.169）：「然安達羅王尸摩迦時，卒陷波吒利弗，創安達羅王朝，凡二百六十年而亡」：

印順導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第七章 第二節 政局動亂中的佛教 第一項 政局的動亂〉（pp.417-420）：

阿育王（Aśoka）時代（約為西元前271-232），是孔雀（Maurya）王朝的盛世，也是佛教從印度佛教而進入世界佛教的時代。阿育王去世，南、北、東、西──各地方的政局（可能阿育王晚年）開始變動，終於政治中心華氏城（Pāṭaliputra），也被破滅。佛教在政局變亂，民族與文化的複雜環境中，也就部派的分化加速，漸漸的邁向大乘佛法的時代。阿育王的後人，平庸而又都在位不久，經四代而到毘黎訶陀羅多（Bṛhadratha）王，在西元前185年前後，為當時的軍事統帥弗沙蜜多羅（Puṣyamitra）所殺，創立熏伽（Suṅga Dynasty）王朝。那時的印度，早已四分五裂，熏伽王朝的統治區，主要為恆河（Gaṅgā）流域。當時從北而來的希臘（Yavana）軍隊，曾侵入恆河流域的摩偷羅（Madhurā）、沙祇多（Sāketa）、阿瑜陀（Ayodhyā），連華氏城也受到威脅。幸虧弗沙蜜多羅王的抗戰，終於擊退了希臘的入侵者，保持了恆河流域的安全。西元前180年，弗沙蜜多羅舉行馬祭，弗王孫婆蘇蜜多羅（Vasumitra），率領護衛祭馬的軍隊，遠達印度河兩岸，擊敗希臘的軍隊。佛教傳說，弗王的破壞佛教，到達北印的奢伽羅（Śākala）。熏伽王朝與地方政權，在動亂不安定的狀態中，中央政權無疑是衰落了。政權延續了十代，一百餘年，到西元前73年，在內憂外患中，為大臣婆須提婆（Vasudeva）所篡立，新成立甘婆（Kaṇva）王朝。但摩竭陀（Magadha）華氏城中心的政權，越來越衰弱，終於在西元前28年，為南方案達羅（Andhra）部隊所滅亡。中印度摩竭陀中心的王朝滅亡了，釋尊遊化的區域，不是受到外族所統治，就是陷於地方政權的據地分立狀態。一直到西元四世紀初，旃陀羅笈多第一（Candragupta Ⅰ）時代，中印度才再度統一。

孔雀王朝衰落，地方的政權開始異動。東南有質多（Cheta）王朝與娑多婆訶

（Sātavāhana）王朝的興起。

（1）質多王朝，在今奧里薩（Orissa）到瞿陀婆利河（Godāvarī）一帶。據哈提貢發（Hāthi-gumphā）銘文，質多王朝的佉羅毘羅（Khāravela），與熏伽王朝的弗沙蜜多羅王同時。佉王為一代的雄主，在即位第8年，擊潰了王舍城（Rājagṛha）的軍隊。12年，兵抵恆河，戰勝摩竭陀的（Puṣyamitra）（即弗沙蜜多羅）王；並侵入案達羅。佉王為質多王朝的第三代，可見質多朝的興起，早在阿育王死後不久。以後的情形不詳，大概是為案達羅所滅的。

（2）案達羅（Andhra）的崛起：阿育王死後，案達羅族即宣告獨立。該族的發祥地，在瞿陀婆利（Godāvarī）及訖利史那（Krishṇa）的兩河之間。《大唐西域記》所記的馱那羯磔迦（Dhānyakaṭaka），也叫「大案達羅」，曾為案達羅的舊都所在地。早在西元前三、四世紀間，敘利亞（Syria）的使臣梅伽替尼（Megasthenes），駐節華氏城，就知道南方案達羅族的強盛──市府三十，步兵十萬，騎兵二千，象（軍）千頭；但那時的案達羅，是服屬於孔雀王朝的。阿育王死後，案達羅族的悉摩迦王（Simuka）（，即娑多迦Sindhuka），宣告獨立，在第三代娑多迦尼（Srīsātākarṇi）王時，（Vīdisā）及Ujjain（鄔闍衍那），都屬於案達羅，領土橫跨全印。王朝的勢力，向北申展，在西元28年，滅亡了摩竭陀的甘婆王朝。案達羅族一直在興盛中，但西方的土地，落入了塞迦族（Saka）的叉訶羅多（Kshaharāta）王朝手中。西元2世紀初，娑多婆訶王朝23代，名瞿曇彌子娑多迦尼（Gautamīputra Śriśātākarṇi）王，從叉訶羅王朝手中，奪回蘇剌咤（Saurāṣṭra）、那私迦（Nāsik）、浦那（Pune）等地方。據那私迦銘文，瞿曇彌子自稱剗除叉訶羅多人，恢復了娑多婆訶人的光榮。但其子婆悉須題子（Vāsishthīputra Pulumavi）時，又一再為叉訶羅多族所敗。到了西元3世紀初，國勢衰落下來，約亡於西元230年前後。

第3項（註腳36）

《印度之佛教》（p.170）：迦膩色迦王「受漢地之質子而優遇之」：

（1）《大唐西域記》卷1（大正51，873c10-874a11）：

迦畢試國，周四千餘里，北背雪山，三陲黑嶺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，宜穀、麥、多果、木，出善馬、欝金香。異方奇貨，多聚此國。氣序風寒。人性暴獷，言辭鄙[卄/執/衣]，婚姻雜亂。文字大同覩貨邏國，習俗、語言、風教頗異。服用毛㲲，衣兼皮褐；貨用金錢、銀錢及小銅錢，規矩模樣異於諸國。王，剎利種也，有智略，性勇烈，威懾隣境，統十餘國，愛育百姓，敬崇三寶，歲造丈八尺銀佛像，兼設無遮大會，周給貧窶，惠施鰥寡。伽藍百餘所，僧徒六千餘人，並多習學大乘法教。窣堵波、僧伽藍，崇高弘敞、廣博嚴淨。天祠數十所，異道千餘人，或露形，或塗灰，連絡髑髏，以為冠鬘。

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，僧徒三百餘人，並學小乘法教。聞諸先志曰：昔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隣國，化洽遠方，治兵廣地，至葱嶺東，河西蕃維畏威送質。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，特加禮命，寒暑改館，冬居印度諸國，夏還迦畢試國，春、秋止健馱邏國。故質子三時住處，各建伽藍；今此伽藍，即夏居之所建也。故諸屋壁，圖畫質子，容貌服飾，頗同中夏。其後得還本國，心存故居，雖阻山川，不替供養，故今僧眾，每至入安居、解安居，大興法會，為諸質子祈福樹善，相繼不絕，以至于今。伽藍佛院東門，南大神王像右足下，坎地藏寶，質子之所藏也。故其銘曰：「伽藍朽壞，取以修治。」近有邊王，貪婪凶暴，聞此伽藍多藏珍寶，驅逐僧徒，方事發掘，神王冠中鸚鵡鳥像乃奮羽驚鳴，地為震動，王及軍人辟易僵仆，久而得起，謝咎以歸。

（2）《大唐西域記》卷4（大正51，889b15-27）：

至那僕氐國，周二千餘里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，稼穡滋茂，菓木稀疎，編戶安業，國用豐贍。氣序溫暑。風俗怯弱，學綜真俗，信兼邪正，伽藍十所，天祠八所。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，聲振隣國，威被殊俗，河西蕃維，畏威送質。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，賞遇隆厚，三時易館，四兵警衛。此國則冬所居也，故曰至那僕底(唐言漢封)。質子所居，因為國號。此境已往，洎諸印度，土無梨、桃，質子所植，因謂桃曰至那爾(唐言「漢持來」)，梨曰至那羅闍弗呾邏(唐言「漢王子」)。故此國人深敬東土，更相指語：「是我先王本國人也。」

第4項（註腳40（2））

《印度之佛教》（p.171）：「五百五十年頃，其子富西伽立。爾後，月支之勢力漸衰，國祚延長至七百年許而滅，印度乃復歸於一」：

印順導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〈第八章 第三節 神秘力護持的仰信 第二項 契經的神秘化〉（p.521）：

中印度的熏伽（Śuṅga）王朝，西元前73年滅亡。代之而起的甘婆（Kaṇva）王朝，又在西元前28年滅亡。而西北方，西元前175年左右，臾那（Yona）人的猶克拉提底（Eucratides）王家興起，佔有犍陀羅（Gandhāra）與呾叉始羅（Takṣaśīlā）；而先來的猶賽德謨（Euthydemos）王家，統治了旁遮普（Panjāb），後來更伸張勢力到中印度。西元前100年左右，塞迦人（Saka）與波羅婆（Pahlava）人，又侵入北印度。「三惡王……擾害百姓，破壞佛教。……破壞僧坊塔寺，殺諸道人」。在印度，西元前100年起，是一個苦難的時代。佛法在苦難中，使佛教界震動，引起了正法滅亡的預言。為了保存聖典而用書寫記錄，極可能是在那個時代。二，多氏的《印度佛教史》，關於聖典的書寫記錄，一再說到與部派的爭執有關。該書以為在《大毘婆沙論》編集時代，當然是不對的。但部派的分化、對立、爭執，各派為了自部所傳聖典的確定（部派的某些見地不同，是由於所傳的聖典內容，多少不同，文句也有出入）而記錄下來，也是極可能的。錫蘭書寫三藏的會議，自稱為「第五結集」，重行整理或改編，確定為現存形態的銅鍱部聖典，應該就是這個時候。所以《論事》評破的內容，包括了大空部（Mahāśūnya）等。十八部的分化完成，約為西元前100年頃。彼此對立，互相爭論，時局又異常混亂，促成了書寫三藏的運動。

第5項（註腳47）

《印度之佛教》（p.171）：「傳說優婆毱多，有《理目足論》之作」：

（1）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卷5〈分別根品〉（大正29，25a25-29）：

西方師[[1]](#footnote-1)說：「菩薩學位先起此定，後得菩提。」云何此中不許彼說？[[2]](#footnote-2)

若許彼說，便順尊者鄔波毱多[[3]](#footnote-3)《理目足論》[[4]](#footnote-4)。如彼論說：「當言『如來先起滅定，後生盡智。』」[[5]](#footnote-5)

（2）《四諦論》卷3〈分別滅諦品〉(大正32，390b1-5)：

優波及多《道理足論》說：「能令至無餘涅槃界故，故貪愛盡得名滅諦。」

雖然，有餘、無餘二涅槃界皆名滅諦。何以故？因滅名為有餘，果滅名為無餘。由因滅故，故有因滅；如燈盡故光盡。是故二滅皆名滅諦。

第6項（註腳61（2））

《印度之佛教》（p.171）：「將有三惡王」：

印順導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第七章 第二節 政局動亂中的佛教 第一項 政局的動亂〉（pp.419-424）：

西元2世紀初，娑多婆訶王朝23代，名瞿曇彌子娑多迦尼（Gautamīputra Śriśātākarṇi）王，從叉訶羅王朝手中，奪回蘇剌咤（Saurāṣṭra）、那私迦（Nāsik）、浦那（Pune）等地方。據那私迦銘文，瞿曇彌子自稱剗除叉訶羅多人，恢復了娑多婆訶人的光榮。但其子婆悉須題子（Vāsishthīputra Pulumavi）時，又一再為叉訶羅多族所敗。到了西元3世紀初，國勢衰落下來，約亡於西元230年前後。在印度西北方面，有稱為臾那（Yona），（Yavana）的希臘人，稱為波羅婆（Pahlava）的波斯人，塞迦（Saka）人，稱為貴孀（Kuṣāṇa）的月氏人，一波又一波的，從西北方侵入印度，形成長期的動亂局面。試分別的略述於下：

1、臾那人，是印度稱呼住於印度西北的希臘人。希臘名王亞歷山大（Alexander），征服了波斯，又進而佔領了阿富汗斯坦（Afghanistan）、大夏（Bactria）、喀布爾（高附Kabul）河流域。在西元前327年，侵入印度。西元前325年凱旋，不久就死了。偉大的希臘帝國，也就瓦解了。東方波斯、阿富汗、大夏、高附一帶地方，由塞琉卡斯（Selencus）統治。西元前305年前後，塞琉卡斯王與孔雀王朝的旃陀羅笈多作戰，以和平結束，將令俾路芝斯坦（Baluchistan）、阿富汗斯坦，讓於孔雀王朝，而退居興都庫斯山脈（Hindu Kush）以西，雙方維持了長期的友好關係。到西元前3世紀中葉，大夏的總督提奧多圖二世（Diodotos Ⅱ），脫離了本國而獨立。但在西元前230年前後，大夏又為猶賽德摩（Euthydemos）所篡奪。猶賽德摩的勢力，似曾達到阿拉科西亞（Arachosia）、阿富汗地方。西元前175年前後，大夏又為猶克拉提底（Eucratides）所篡奪。這樣，猶克拉提底王家，佔有大夏、高附、健陀羅（Gandhāra）與呾叉始羅（Takṣaśīlā），而猶賽德摩王家，深入印度以奢伽羅（Śākala）為首府，而統治旁遮普（Panjāb）。這二家，都侵入印度。其中，猶賽德摩王家的提彌特羅（Demetrius），即位於西元前190年前後，占領了喀布爾，達到旁遮普。其後有彌難陀王（Menander），就是熏迦王朝弗沙蜜多羅時，希臘人侵入中印度，直到華氏城的名王。從亞歷山大以來，希臘人與希臘文化，不斷的侵入印度，而以猶賽德摩王家（約成立於西元前220，延續到前1世紀中），引起的影響最大！

2、安息人與塞迦人：波斯人，印度稱之為波羅婆（Pahlava）。西元前6世紀，波斯的阿肯彌尼（Achaemenids）王朝，居魯斯（Cyrus）、大流斯（Darius）王，曾佔有大夏、窣利（Sogdiana(Suguda) ），並侵入印度，征服了犍陀羅（Gandhāra）。等到亞歷山大東征，波斯王朝崩潰，成為被統治者。西元前248年前後，波斯的民族英雄安爾薩息（Arsakes），反抗希臘（及其文化）的統治，重建波斯人的王國，這就是中國史書中的安息。塞迦（Saka）人，在波斯的居魯斯王時，已出現於歷史上。凡波斯人稱之為塞迦的，敘利亞（Syria）──希臘人稱之為Skythen。內容的部族不一，從興都庫斯山區、溈水（Oxus）──阿姆河，到藥殺水（Yaxartes）──錫爾河那邊，泛稱遊牧的邊夷民族。原始的塞迦人住地，我以為在興都庫斯山區；以後被作為東北邊夷民族的通稱。這如中國史書的「胡」，本指北方的匈奴，其後「東胡」、「西域胡人」，被用來泛稱邊夷民族一樣。這留在下一節去研究。波斯（安息）人與塞迦人，是不同的，但時常混雜在一起。塞迦人是強悍而勇於戰鬥的民族，每參加波斯與希臘人的部隊。塞迦人曾編入居魯斯王的第十五營區；而敘利亞王安都卡斯三世（Antiochus Ⅲ），於西元前209年，討伐大夏時，也曾得到塞迦人的援助。當安息王朝成立不久，彌提黎達斯（Mithradates）王，得塞迦人的援助，戰勝了敘利亞的塞琉卡斯二世（Selencus Ⅱ）。但在西元前128、123年，塞迦人又一再與安息人作戰，而殺死安息的國王。不過大致來說，塞迦是服屬於安息，與安息人有更多的關係。西元前100年前後，在擁戴安息王的名義下，安息人與塞迦人，紛紛侵入印度。安息人與塞迦人，都有牧伯（Kahatrapa）制，聯合（混合）侵入，似乎並沒有統一的組合。從發展方向，大略分為二系：

1.向西北印度發展的，有安息人，也有塞迦人。有名的茂斯王（Maues），即牟伽王（Moga）、阿吉斯（Azes）、烏頭發爾（Undopherros），或作貢頭發爾（Godophares），都是。佔領的地區，介於高附河流域與旁遮普東部；犍陀羅、呾叉始羅，也都在其中。西方或稱之為印度安息人，而在中國，就是「塞種王罽賓」的事實。『漢書』（西域傳）說：「武帝始通罽賓。（罽賓）自以絕遠，漢兵不能至，其王烏頭勞，數剽殺漢使。烏頭勞死，子代立。……漢使關都尉文忠，與容屈王子陰末赴，共合謀攻罽賓，殺其王，立陰末赴為罽賓王」。《漢書》的烏頭勞，顯然即西方所傳Undopherros的對音。近代人研究貨幣，以為（Undopherros），約為西元20-40年時在位。然《漢書》所記的烏頭勞，為漢元帝時代（西元前48-32）。《漢書》的當時記錄，是值得信賴的。印度西北的安息（塞迦）政權，後來為月氏所滅。

2.沿印度河下流（印度河口留有塞迦島的遺跡）而南下的，以塞迦人為主。摩偷羅（Mathurā）著名的「師子柱頭」，雕成波斯式兩獅相背的柱頭。石柱上刻著摩偷羅牧伯的世系，有大牧伯羅宙拉（Rājula）的名字，這是西元前1世紀中的塞迦族。更向南發展的，有屬於塞迦的叉訶羅多族，以那私迦為首府，佔有沿海地區──馬爾瓦（Malwa）、蘇剌陀等。為案達羅王瞿曇彌子所擊破的，就是這一族。另有以鄔闍衍那為首府的牧伯，有名的盧頭陀摩（Rudradāman），約在位於西元120-155年，《大莊嚴論經》稱之為「釋伽（羅）王」。這些向南方發展的，以塞迦族為主，而含有安息人、希臘人在內。所以瞿曇彌子擊敗叉訶羅多人，而說滅塞迦人、臾那人與波羅婆人。此南方的塞迦族的政權，一直延續到西元四世紀中。希臘人、安息人、塞迦人的侵入印度，也見於《阿育王傳》，如說：「未來之世，當有三惡王。……南方有王名釋拘，……西方有王名曰缽羅，……北方有王名閻無那」。南方的釋拘，即向南發展的塞迦。西方的缽羅，即在高附河流域，犍陀羅一帶的波羅婆（安息，其中也有塞迦）。閻無那即臾那。這一三方的動亂局勢，約遲到西元前1世紀末（50-1）。最遲些，月氏人接著東來，希臘人的統治，就完全消失了。

3、月氏人：在漢初，月氏人住在中國西部的「燉煌祁連間」。後來，為匈奴的冒頓單于、老上單于所攻破，月氏才向西遷移到伊犁地方。約在西元前140頃，又被烏孫所擊破，月氏又向南避到溈水──阿姆河上流，定居下來，伸張勢力到河南，滅亡了大夏。西元前129年前後，張騫到月氏，那時的月氏王庭，還在溈水以北，大夏還保有國家規模。月氏有五部翕侯，其中貴霜（Kuṣāṇa）翕侯，在西元前後，統一了五部翕侯，大大的強盛起來。貴霜的丘就卻（Kujūla，即KadphisesⅠ），向南發展而占領了興都庫斯山以南，阿富汗南部，高附與坎達哈爾（Kandahār），並向西攻擊安息。繼任者叫閻膏珍（Wīma Kadphises），攻入印度，佔有旁遮普、犍陀羅一帶。這二位的時代，在西元1世紀。繼之而起的，是著名的迦膩色迦王（Kaniṣka），約在西元2世紀上半，囊括了北印度，以富樓沙富羅（Puruṣapura）為首都，勢力遠達中印度與西印度。佛教傳說，迦王曾征服了華氏城。迦王的時代，大乘佛教已非常興盛了。

第7項（註腳87）

《印度之佛教》（p.173）：「龐然鉅作，以集多數人編輯成之為近似，脅尊者應即發起人也」：

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〈第七章 第二節脇‧富那（望滿）‧馬鳴 第一項 脇尊者〉（pp.317-318）：

……《大智度論》、《大唐西域記》、《付法藏因緣傳》，都說到尊者的脇不著席，精勤修行。脇不著席，中國俗稱「不倒單」，長坐不臥，在近代的中國佛教中，也還是常見的。尊者的被稱為「脇」，也許由此而來。脇尊者傳與迦膩色迦王（Kaniṣka）同時；迦王確是信奉說一切有部的。但脇尊者與迦王，都出於《大毘婆沙論》編集以前，所以發起結集三藏──結集《大毘婆沙論》的傳說，為事實所不可能。《付法藏因緣傳》說：脇尊者從佛陀蜜多（Buddhamitra）出家，也不足信。脇尊者是有著作傳世的，可考見的有二種：

1、「禪集」：如《出三藏記集》卷9「關中出禪經序」（大正55，65a-b）說：

「其中五門，是……勒比丘……禪要之中，抄集之所出也」。

2、「四阿含優婆提舍」：如《大智度論》卷99（大正25，748c）說：

「勒比丘……作四阿含優婆提舍，於今大行於世」。

龍樹（Nāgārjuna）與勒尊者，相去不過百餘年。龍樹目睹脇尊者的四阿含經論，大行於世，是一可信的重要史實。脇尊者是西方的健馱羅人，從他所作的禪要與阿含經論來說，是持經譬喻師一流（與西方論師較近）。四阿含的優婆提舍，數量是不會少的。

傳說尊者為第三結集的發起人，而《大唐西域記》說到：「先造十萬頌鄔波第鑠論，釋素怛纜藏」。[[6]](#footnote-6)綜合《大智度論》與《大唐西域記》的傳說來看，十萬頌的鄔波提鑠論，似乎就是脇尊者的四阿含優婆提舍。也許脇尊者所發起的，是契經的解說，而與《大毘婆沙論》無關。

第8項（註腳89）

《印度之佛教》（p.173）：「今之《大毘婆沙論》，有「昔迦膩色迦王時」之言，則本論又經後人修補之矣」：

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〈第五章 第二節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 第二項 編集的時代與地點〉（pp.209-215）：

《大毘婆沙論》的集成，為北方佛教的大事，傳說為第三結集。據唐玄奘的傳說，《大毘婆沙論》的編集，與迦膩色迦王（Kaniṣka）有關，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3（大正51，886b-887a）說：

「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，以如來涅槃之後，第四百年，應期撫運。……王乃宣令遠近，召集聖哲。……結集三藏，欲作毘婆沙論。……迦膩色迦王，遂以赤銅為鍱，鏤寫論文。」

同《記》卷2（大正51，882a）也說：

「迦膩色迦王與脇尊者，招集五百賢聖，於迦溼彌羅國作毘婆沙。」

玄奘雖說「結集三藏」，然依《西域記》，只是解釋三藏，著重於《毘婆沙論》的撰作。西藏也有迦膩色迦王結集三藏的傳說，但認為這是結集三藏，並非造釋論。西藏沒有《大毘婆沙論》的傳譯，對《大毘婆沙論》的編集，傳有晚期的種種傳說，流於想像，沒有可信的價值。在我國，一向依據玄奘的傳說，但經近學者的研究，已不能予以信任。今再為申論：

護持佛法的迦膩色迦大王，古來傳述他的事跡，都沒有說到集眾結集三藏，或作《毘婆沙》。如鳩摩羅什（Kumārajīva）（西元410頃譯）《大莊嚴經論》的「真檀迦膩吒」，或「栴檀罽尼吒」；道安（西元384作）《僧伽羅剎經序》的「甄陀罽貳王」；《高僧法顯傳》（西元416作）的「罽膩伽王」；吉迦夜（Kiṃkārya）（西元460頃譯）《雜寶藏經》與《付法藏因緣傳》的「旃檀罽膩吒王」；《洛陽伽藍記》（西元6世紀作）的「迦尼色迦王」。而古來說到《毘婆沙論》的，卻都沒有提到「迦尼色迦王」。如鳩摩羅什譯的《大智度論》；道安（西元383作）的《鞞婆沙序》；道梴（西元430頃作）的《毘婆沙經序》。到真諦（Paramârtha）（西元549-569）的《婆藪盤豆法師傳》，才說到與馬鳴（Aśvaghoṣa）同時的國王，但還沒有說到國王的名字。這些古代的傳記，雖說古記簡略，但古代傳記一律如此，那對於玄奘的晚期（西元7世紀）傳說，就不能不特別注意了。而且，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14（大正27，593a），說到：「昔健陀羅國迦膩色迦王。」《毘婆沙論》編集的時代，據此論文的自身證明，迦膩色迦已是過去的國王了。以我的研究，各式各樣的第三結集，都是沒有事實的；都是部派的私集，不過攀附名王，自高地位而已。迦膩色迦王的深信佛法，是無可懷疑的；他確是信奉說一切有部的。由於迦膩色迦王的信奉，說一切有部得到有利的條件，促成阿毘達磨的高度隆盛，引起《毘婆沙論》的編集，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。迦膩色迦王以後，編集《大毘婆沙論》，而傳說為與迦膩色迦王有關，甚至說迦膩色迦王發起結集三藏，也不外乎攀附名王，以抬高自己的地位而已。

《大毘婆沙論》的編集，到底在什麼時代呢？古代的傳說有四：一、道梴「毘婆沙經序」作佛滅「六百餘載」。二、真諦《婆藪盤豆法師傳》作「佛滅度後五百年中」。三、嘉祥《三論玄義》作「六百年間」。四、《大唐西域記》作四百年，如上引述。《大毘婆沙論》末，玄奘所作「迴向頌」（大正27，1004a）也說：

「佛涅槃後四百年，迦膩色迦王贍部，召集五百應真士，迦溼彌羅釋三藏。其中對法毘婆沙，具本文今譯訖。」

雖有這些傳說，由於佛滅紀年的傳說不一，所以也難以論定。考迦膩色迦王的年代，學者間異說極多。然依中國史書，這必是丘就郤（Kujūla Kadphises I）、閻膏珍（Wīma Kadphises I）以後的大王。丘就郤與閻膏珍，一般論為自西元三四十年到百年頃。迦膩色迦王約於西元2世紀初在位；《大毘婆沙論》的編集，必在迦膩色迦王以後。龍樹（Nāgārjuna）的《大智度論》，多處說到《毘婆沙論》；龍樹為西元二、三世紀人。《大毘婆沙論》的編集，在迦膩色迦王以後，龍樹以前，所以或推定為西元2世紀中──150年前後，大體可信。這樣，依阿育王（Aśoka）出佛滅百餘年說來推算，《大毘婆沙論》的集成，應為佛滅六百年中，與《三論玄義》的傳說相近。

《毘婆沙論》編集的地點，舊傳為「罽賓」、「北天竺」，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三（大正51，886c）也說是迦溼彌羅（Kaśmīra）：

「眾會之心，屬意此（迦溼彌羅）國。此國四周山圍，藥叉守衛。……建立伽藍，結集三藏。」

玄奘於七世紀初，親身巡訪，確認迦溼彌羅為編集處。然相隔僅四百餘年，到底在那一寺編集，竟無法確指。如確為傳說那樣的名王護法，千眾共集，就不免可疑了！然依論文來看，編集於迦溼彌羅，是確乎可信的。理由為：一、論中引述迦溼彌羅國的傳說特別多，這已為近代學者所列舉。二、唐譯《大毘婆沙論》，每說「此迦溼彌羅國」。雖涼譯殘缺，不能一一勘對，然如唐譯所說：「昔有牝象，名曰摩荼，從外載佛馱都，來入迦溼彌羅國」。涼譯也說：「來入罽賓國」。從外方「來入」，這是合於迦溼彌羅編集者的觀點。三、論中如以迦溼彌羅論師，與健馱羅（Gandhāra）師、西方師等對論，總是以迦溼彌羅師義為正義的。四、採用迦溼彌羅的誦本，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8（大正27，91b-c）說：

「品類足說：九十八隨眠中，三十三是遍行，六十五非遍行。……西方尊者所誦本言：九十八隨眠中，二十七是遍行，六十五非遍行，六應分別。……何故迦溼彌羅國諸師不作此誦？……又此國誦：三十三是遍行，六十五非遍行。」

涼譯《毘婆沙論》卷11（大正28，75c）所說也相同：

「波伽羅那作如是說：……三十三一切遍，六十五非一切遍。……西方沙門，此文作如是說：……罽賓沙門何以不作此說？」

涼譯雖不稱罽賓為此國，但《毘婆沙論》所引的《品類論》，確是迦溼彌羅的誦本。此外，如古代共傳為「北天竺」，「罽賓」，「迦溼彌羅」；而世親（Vasubandhu）《俱舍論》卷二九（大正29‧152b中），說得更為明確：

「迦溼彌羅議理成，我今依彼釋對法。」

《大毘婆沙論》的正義，屬於迦溼彌羅論師；論書編集於迦溼彌羅，當然可信。至於玄奘不能指實在那一寺院，那是由於《大毘婆沙論》的編集，出於少數學者，並不如傳說那樣的結集盛會。

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第六章〈大乘時代之聲聞學派〉（pp.185-188）：

迦旃延尼子的《發智論》，古人每稱之為「阿毘曇」，承認為阿毘達磨的根本論。這部論，促成有部的發展，也引起了內部的紛歧，無疑是一部不朽的著作！……大家解說《發智》，而所說卻異議繁多，這是纂集《大毘婆沙論》，列舉各大家以及種種異說，而作出定論的主要原因。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姓迦旃延婆羅門道人[比丘]，智慧利根，盡讀三藏內外經書，欲解佛語故，作發智經八犍度，初品是世間第一法。後諸弟子等，為後人不能盡解八犍度故，作《鞞婆沙》」。[[7]](#footnote-7)鞞[毘]婆沙（Vibhāṣā）是種種廣說的意思。《大毘婆沙論》是迦旃延尼子的弟子（後學）們造的。的確，《發智論》是不太容易了解的，《發智論》學者造一部廣解，使人容易了解，也是造論的原因。但主要的，應該如（涼譯）《阿毘曇毘婆沙論》卷一「序」（大正二八‧一上）說：「時北天竺有五百應真[阿羅漢]，以為……雖前勝迦旃延撰阿毘曇以拯頹運，而後進之賢尋其宗致，儒墨競構，是非紛如。故乃澄神玄觀，搜簡法相，造毘婆沙，抑止眾說：或即其殊辯，或標之銓評。」……。關於《大毘婆沙論》的集成，《智論》與《阿毘曇毘婆沙論序》所說，是相當正確的。其他，如唐玄奘傳說，與迦膩色迦王（Kaniṣka）有關：「迦膩色迦王與脇尊者，招集五百賢聖，於迦溼彌羅國作毘婆沙論」。[[8]](#footnote-8)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，有迦王結集三藏的傳說；對於《大毘婆沙論》的造作，卻另有不同的傳說。[[9]](#footnote-9)迦膩色迦王信仰佛法，由於政治中心在健陀羅，也就信奉當時盛行北方的有部。迦王信奉有部，是有事實根據的，有部也可能受到了鼓舞，但將《大毘婆沙論》的集成，作為迦王的意思，是不對的。《大毘婆沙論》說到：「昔健馱羅國迦膩色迦王」，[[10]](#footnote-10)可見造論在迦王之後。造論在迦王（約在位於西元128年──150年）以後，而西元2、3世紀間的龍樹（Nāgārjuna）論，已引用這部論，所以《大毘婆沙論》的集成，離西元150年不遠。真諦（Paramârtha）《婆藪盤豆法師傳》說：《大毘婆沙論》的集成，「五百阿羅漢與五百菩薩」集會，由迦旃延尼子主持，馬鳴（Aśvaghoṣa）潤文。[[11]](#footnote-11)由《發智論》主──迦旃延尼子主持，是決不可能的。

值得注意的，還是晉道安的《鞞婆沙序》所說：「有三羅漢：一名尸陀槃尼，二名達悉，三名鞞羅尼。撰鞞婆沙，廣引聖證，言輒據古，釋阿毘曇焉。……達悉迷而近煩，鞞羅要而近略，尸陀最折中焉」。[[12]](#footnote-12)依「序」說，解釋阿毘曇──《發智論》的，有三人，也就有三種本子。「尸陀最折中焉」的，就是苻秦十九年（西元三八三年），僧伽跋澄（Saṃghabhūti）所譯的《阿毘曇鞞婆沙》。《鞞婆沙》的內容，是《大毘婆沙論》「結蘊」中，「不善納息」、「十門納息」的四十（二）章「章義」。……《鞞婆沙論》的四十二章義，可能是尸陀槃尼所作，單獨流行的。在釋「三結」章時，以譬喻廣說先立章，後立門的必要，這可說是早期所作的。《大毘婆沙論》的編集者，也許就是達悉。以這些章義（不止這四十二章，也不只是一人所作）為基礎，然後加以廣釋──分別、抉擇、貫通、論定，成為一部偉大的毘婆沙論（當然還有不止一次的修正與補充）！道安的三羅漢說，可能從僧伽跋澄、僧伽提婆（Saṃghadeva）等迦溼彌羅學者得來的消息，比後代的傳說，可信度高多了。

還有，世友依「作用」安立三世，成為《大毘婆沙論》的正義，是卓越的大論師，因此有世友為結集上座的傳說。又與《尊婆須蜜[世友]菩薩所集論》的世友，混而為一，於是（四大論師之一的）世友又被說成大菩薩了。其實，世友是《發智論》的闡揚者，《品類論》的作者，西方系的大論師，與編集《大毘婆沙論》是毫無關系的。

第9項（註腳109）

《印度之佛教》（p.175）：「自道安以來，並稱世友為菩薩」：

《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》卷1〈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序[[13]](#footnote-13)〉（大正28，721 a3-b4）：

婆[[14]](#footnote-14)須蜜菩薩大士，次繼彌勒作佛，名師子如來也。從釋迦文降生鞞提國，為大婆羅門梵摩渝子，厥名欝多羅。父命觀佛，尋侍四月具覩相表，威變容止，還白所見。父得不還，已出家學，改字婆須蜜。佛般涅槃後，遊教周妬國槃奈[[15]](#footnote-15)園。高才蓋世，奔逸絕塵，撰集斯經焉。別七品為一揵度，盡[[16]](#footnote-16)十二揵度其所集也；後四品一揵度，訓釋佛偈也。凡十一品十四揵度也。該羅深廣，與阿毘曇並興外國。傍通大乘，持明盡漏，博涉十法百行之能事畢矣。……集斯經已，入三昧定，如彈指頃神昇兜術彌妬路。彌妬路刀[[17]](#footnote-17)利[[18]](#footnote-18)及僧迦羅剎適彼天宮，斯二三君子皆次補處人也。彌妬路刀＊利者，光炎如來也。僧伽羅剎者，柔仁佛也。茲四大士集乎一堂，對揚權智，賢聖默然，洋洋盈耳，不亦樂乎！罽賓沙門僧伽跋澄以秦建元二十年持此經一部來詣長安，武威太守趙政文業者，學不厭士也，求令出之。佛念譯傳，跋澄、難陀、禘婆三人執[8]胡[[19]](#footnote-19)[9]文[[20]](#footnote-20)，慧嵩筆受，以三月五日出，至七月十三日乃訖。胡＊本十二千首盧也。余與法和對校修飾，武威少多潤色。此經說三乘為九品，持善修行，以正[[21]](#footnote-21)觀逕[[22]](#footnote-22)，十六最悉。每尋上人之高韻，未甞不忘意味也。恨闚數仞之門晚，懼不悉其宗廟之美、百官之富矣！

編按：

此序文，另收錄於：梁 釋僧祐《出三藏記集》卷10〈婆須蜜集序第八〉（大正55，71 c8-72a8）。

1. Pāścātyāḥ.。（大正29，25d，n.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唐 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5〈分別根品〉(大正41，98c1-7)：「『西方師說』至『不許彼說』者，此下釋『非前，三十四念故』。敘異說，問。西方師即是迦濕彌羅國西，健馱羅國諸師。此師意說：『菩薩學位先起此定，謂彼菩薩先斷無所有處惑，方入見道；從見道出已，方入滅盡定；從滅盡定出，斷有頂惑，後得菩提。於盡智時，成過去滅定。』云何此中不許彼西方師說？」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Upagupta.。（大正29，25d，n.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Netrīpada.。（大正29，25d，n.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唐 普光述《俱舍論記》卷5〈分別根品〉(大正41，98c7-13)：「『若許彼說』至『後生盡智』，論主為釋。若許彼西方師說，便順尊者鄔婆毱多所造《理目足論》，彼論說：『佛先起滅定，後得菩提。』論主意朋西方師說，故作斯釋。『鄔婆毱多』，此云『近藏』，佛涅槃後一百年出，是阿育王門師。舊云『優婆毱多』，訛也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[原書註7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3（大正51，887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[原書註15]《大智度論》卷2（大正25，70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[原書註16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2（大正51，882a上）。參閱卷3（大正51，886b-887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[原書註17]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（寺本婉雅日譯本九九、九五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[原書註18]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114（大正27，593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[原書註19]《婆藪盤豆法師傳》（大正50，189a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[原書註20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10（大正55，73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「序」次行，宋本元宮本俱有「未詳作者」四字，明本有「失述序人名」五字。（大正28，721d，n.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（尊）＋婆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28，721d，n.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奈＝本【宮】。（大正28，721d，n.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盡＝蓋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（大正28，721d，n.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刀＝力【宋】【元】【宮】[>＊]。（大正28，721d，n.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( p.639-640 )：

    「從瑜伽行的傳授說，罽賓的確有一位彌勒菩薩，彌勒是姓，姓彌勒的學佛者，如有大乘風格的，都可以簡稱為彌勒菩薩。《大智度論》卷8（大正25，684a）說：「罽賓國彌帝𥻊力利菩薩，手網縵。其父惡以為怪，以刀割之言：我子何緣如鳥？」在《大智度論》沒有傳譯以前，道安已從罽賓的學者，得來了這位菩薩的傳說。如《出三藏記集》卷10「婆須蜜集序」（大正55，71c）說：「婆須蜜菩薩……集斯經已，入三昧定，如彈指頃，神升兜術。彌妒路，彌妒路刀利，及僧伽羅剎，適彼天宮。斯二三君子，皆次補處人也。彌妒路刀利者，光炎如來也。」彌妬路，就是一般共信的兜率天的彌勒。彌妬路刀利，無疑的就是《大智度論》的彌帝𥻊力利菩薩。考《出三藏記集》卷12「薩婆多部記」【原書註1：《出三藏記集》卷12（大正55，89b-c）】：「舊記」所傳，二十三師為彌帝麗尸利羅漢。「齊公寺傳」，地位相當的，有十九師沙帝貝尸利。沙為彌字草書的誤寫，貝為麗字的殘脫而誤。這位彌帝麗尸利，就是「婆須蜜集序」的彌妬路刀利，《大智度論》的彌帝𥻊力利。力與刀，都是尸字的誤寫。所以這位罽賓菩薩──彌帝𥻊尸利，應為Maitreyaśrī，義譯為慈吉祥。鳩摩羅什（Kumārajīva）在長安時，有婆羅門說：鳩摩羅陀（Kumāralāta）自以為：「彌帝戾以後，罕有其比」【原書註2：《中觀論疏》卷1（大正42，4c）】。彌帝戾也就是這位彌帝𥻊尸利。彌帝𥻊尸利菩薩的事跡，不詳。但可以知道的，他是罽賓的譬喻大師，與僧伽羅叉（Saṃgharakṣa）、婆須蜜（Vasumitra）的風格相同；出於婆須蜜以後，僧伽羅叉以前。這位可以簡稱為彌勒菩薩的，說一切有部的譬喻大師，傳說如此的普遍，地位如此的崇高，可能就是大乘瑜伽的本源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胡＝梵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（大正28，721d，n.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文＝本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（大正28，721d，n.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正＝止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（大正28，721d，n.1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逕＝經【明】。（大正28，721d，n.1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2)